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五十九回 預伏英雄堅城內潰 假裝神鬼勦敵宵奔

建文十五年秋七月。呂軍師受命進討河南，高軍師分取淮北。整頓糧草齊備，呂軍師謂咸寧曰：「兵法：『攻其無備。』莫若曉諭諸將，合兵先伐開、歸二郡。淮安探知，必然觀望。我這裡一面選上將四員，從青州至富州，走潁榆，由沐陽潛入淮郡，與內應之人合作一處，然後司馬率兵兼程而進，直薄淮城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司馬公以為何如？」咸寧道：「先生妙算如神！取淮良易；但河南必嚴守禦，取之則難。先生已任其難，令弟任其易，揆之於心，實有未安。」呂軍師道：「同為國家，說不得爾我，分不得難易。功歸於天。罪歸於己，方是為臣子之本分。」隨於當晚密傳雷一震、小皂旗、平燕兒、卜克四將授計，扮作客商，晝伏夜行，逕由青州間道直達淮安，協同內應六人，相機而行。務於敵人敗後舉動，切勿輕躁。又令綽燕兒資密札，知會景僉都訖，方下教場祭台點兵。除董彥杲、賓鴻、金山保、小咬住以外諸將，盡令隨征。又調請鐵定九、方以一為觀軍使，故為聲張。每日止行五十里，凡鄰近河南疆界，皆令預備廝殺。

未幾，大軍到了衞州，方以一進言道：「歸德府君軒伯昂，慷慨而知大義，與某素相交契。今當微服潛往，說令歸附。彼若允從，即與同來迎接王師，若其不從，即趨回報命，然後加兵。」

軍師道：「煩請學士來，就是此意。」以一遂易了道裝，悄然而去。於是兩軍師分道發兵。咸寧統領的瞿離兒、馬千里，董翥、董翱大將四員，精銳八千，竟由濟寧卷甲星馳，與景僉都會兵於淮。其餘將士，盡隨呂軍師進取歸德府，緩程徐行，候方學士捷音，均且按下。

先說雷一震等四人，奉了軍師密諭，一進淮安北關，問到劉家飯鋪。老兒看見狀貌猙獰，托言沒有落地，不敢相留。平燕兒是金陵生長的，說得來南方聲音，就開言道：「令坦東方絲，與我等有舊，特地相訪。會面就走，不安歇在貴鋪的。」

老兒應道：「小婿向來有恙，不能見客。有話我傳說罷。」雷一震是性躁的，就發話道：「我們千里遠來，一片好意，怎麼連面也不見？客房無內外，待我進去看看他的病勢。」大踏步望內就走。此時練公子已竊聽得明明白白，心猜是景開府差來的，如飛的當面迎住的，說：「小弟實係有病，未曾遠迎，深為得罪。」向著劉老兒道：「這都是小婿的舊交。」就引在內邊一間廂房坐下。

卜克於衣底夾袋內取出一條紙兒，遞與練公子。上寫道：「我等四人奉呂軍師將令，來此協助成功。」公子看了大喜，搓了紙團兒，一口嚼碎。悄悄問了各人姓名。宰只肥雞，買尾鮮魚，並羊肉、豬肉之類，把家下的村釀打開一壇，擺列在臥房外間，延入暢飲。二更時分，練公子道：「張兄係是北相，怎麼聲口也有些像平兄？」小皂旗道：「我隨先父在金陵住過，勉強講得出來。」練公子道：「極好。兩兄在此占個客房，當作有公事住著的，免人猜疑。雷、卜兩兄，別有個去處。若曉得賭錢，更為妙絕。」二人齊聲道：「這是在行不過的。」待得酒闌月上，練公子引了二人，竟到崇南極、盛異寓所賭場內安置。

次日又約何典、方震，各會一面，把來意都說明了。

練公子又向何典商議：「要與莊毅行訂定，各人分任一事，方有專責。」何典道：「那劉傑以莊毅行為心腹是真的，莊毅行以劉傑為心腹是假的。要殺劉傑，必須莊毅行，方能直入署內。」

兄與他任此一件，其外諸兄各任所宜。大家如左右手之相助，易用彼此？」雷一震道：「軍師將令：十人之中，兩人斬東關，兩人斬北關，兩人奪新舊城夾門，兩人殺人帥府，兩人殺散守降兵卒，豎立旗號。沒有殺劉傑在內。如今既是公子的仇家，殺了之後，去斬東關，也不為遲。」眾人齊聲稱善。

主意既定，何典於次日黃昏，引了練公子到莊毅行內署相會。將濟南差有大將四員來做內應，並練公子要仗大力殺劉傑的話，細細說了。莊都司慨然皆允。練公子倒身下拜，毅行道：「那背國背君、殘害忠良的賊，即無公子之言，我亦必乘此殺之，怎麼謝將起來？」二人遂起身作別。大家斂跡以待。

不數日，忽報沂州兵馬突出山口，將守界營官、一路防汛兵卒，殺個罄盡，舉烽不及。淮北州縣望風而降。今已到宿遷縣境，不日便來攻城了。那時淮安大帥姓童、名俊，係建文時鎮江守將，降附於燕，擢為都督，代梅駙馬鎮守淮南。部下有五營軍馬，中營自為主將。先鋒一員，即火耳灰者，逃奔到淮，童俊愛他，署為參將之職。其前營將領，複姓上官，名猛，是招附江淮劇盜。兩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左營是高士文，出身行伍，手足趨捷，名曰「高鷄子」，亦係久歷戰陣之員。右營是個武狀元，姓張，名翼，武藝平常，為人險刻陷鷲，與同列不睦，獨得與主將相合。後營是紀綱，即遼府衛卒，因告訐程通得官的。四營游擊，各領一萬，中營與先鋒共有二萬。又有城守副將劉傑，部下亦有一萬人馬。衛都司李訊係北平衛知事，素性凶狡，曾將都揮使謝貴圖燕計策，潛告燕王，因得擢為指揮之職。又千戶喜燕新、百戶金材，皆殘忍刻薄之徒，亦有屯卒萬餘。向來合算，載在兵冊者，差不多有二十萬，實係冒占軍餉，有名無實。聞說敵軍霎時到來，莫不吃驚，都集在帥府會議。

張翼倡言道：「發縱指示，則在元帥，無親自征戰之理。我等唯有謹聽將令。獨副將乃是專城，都閫實屬屯守，似宜次第先見一陣，以察敵形。然後元帥撥發兩營，更番進戰，以逸待勞，何懼賊之不滅也？」這幾句話深中童俊之心，遂命李指揮等點兵出戰。李訊嚇得目睜口呆，勉強應道：「未弁願往。」

但屯衛中實無勇將，求元帥撥與先鋒一員，勝則元帥之功，敗則我等任罪。」童俊尚在沉吟，張翼道：「這是要主將營中人了。何為次第分戰？難道我等進戰時，也向你要員勇將麼廣原來兩人平素極相刺忌，所以張翼要借敵人的手來殺他。童俊又不喜的是李訊，遂叱道：『汝知軍令麼？臨陣退縮者斬。乃敢如此推諉麼？』李訊只得起身去點選兵將。

次日清晨出城，前進四十里，遙見一將，領著七、八百馬軍先到。李訊部下有四千五百餘名屯卒，多了數倍，膽就大了。就在平原擺列以待。看來將怎生結束？

頭戴紫金兜鑾，外裹著鮫綢紅帕，頂上撒一撮犖尾赤纓；身披花銀鎧甲，外罩著蟒繡朱袍，腰間勒一條螭蟠絳帶。掛一柄紅毛刀，珊瑚飾鞘；插一面朱雀旗，瑪瑙雕桿。手持甸漆鐵柄鉤鐮槍，龍驤虯躍，坐下熊皮軟串裏驕馬，掣電追風。

原來景僉都自從軍師撥與他四將，亦設五營：以張鵬為前鋒，盧龍為後衛，彭岑為左翼，牛馬辛為右翼，自統中營。一切旗幟衣袍，盔甲兵器，五營皆用赤色。又恐漫無分別，前營茜紅旗，以維帛鑲之；中營大赤旗；以金黃鑲之；左營絳旗，以石青鑲之；右營用朱旗，以素綾鑲之；後營緋紅旗，以玄纁鑲之。金都之意，只因先人平素好著緋袍，至於上應星象，亦皆赤色，所以五軍用赤，志在滅燕以顯先烈。至四營將領，皆帶小旗一面，上用銷金的朱雀、玄武、青龍、白虎之形，各依其方向。軍士亦皆畫其狀於戰袍的前後心，中營則照依己之補服，畫獬豸以別之。又因火力士以步戰敗績，乃純用馬軍，每營各八百名；中營則多一倍。所用兵器，一半長槍，一半弓箭。用槍者不兼弓矢，挾弓矢者不兼槍，唯各跨雙鞘腰刀兩把。將佐之善射者止於弓壺內帶箭三枝，不用箭籥。兵士皆皮鎧綢甲，往來馳驟，疾若風雨。自出沂州山口，淮北兵將，莫敢撓鋒，人號為「景家軍」。

張鵬正行時，見有敵兵在前，就擺開軍馬，挺槍飛出，大喝：「逆賊快來受死！」李訊顧左右道：「來兵甚少，且與他交鋒數合，我等就一齊湧上。」金材略有武藝，應聲躍馬出陣，問：「來將何名？」不提防張鵬的槍，已到懷內。金材連忙閃過，舉槍還刺時，被張鵬一逼，槍直撒向右邊數尺。說時遲，做時快，舒過鐵箝般隻手，抓住勒甲縵，輕輕提下馬，向地一擲。早飛出數十馬軍，亂槍齊上，擱個遍身孔竅。張鵬將令旗往後一招，八百馬軍，鼓勇爭先。李訊打個掙，大呼道：「快向前殺去！」無奈屯兵從未經歷戰陣，個個手顫腿慄，望後倒退。李訊見勢頭不好，撥馬先奔。一時潰亂，屯卒半係步戰，被馬踐踏及殺死者甚眾，餘多羅拜投降。張鵬追了十餘里，恐城中出應，及收軍立營，以待後隊兵馬。

那李訊回顧追兵已遠，方敢勒馬高原，招呼敗殘軍兵。見喜燕新領著三五十騎也逃來了。李訊亟呼道：「喜千戶，如今怎了？」喜燕新道：「醜婦免不得見公婆，且回去再作道理。」

人得城來，早退著帥府一小校持了令箭，大呼：「李指揮等，可速到帥府問話。」只得隨了小校到帥府。時見燈燭輝煌，諸將齊集。李、喜二人躬身聲喏，說：「寇勇難敵，求元帥海涵。」

童俊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背義貪生，未經臨敵，便自先逃。有何面目見我？」喜燕新道：「元帥在京口時，未臨敵而先降，比起來也差不多。」童俊大怒，喝令：「將喜燕新立斬示眾！李訊下在國牢，俟我破敵之後，奏聞處死。」隨顧劉傑道：「明日你去出戰，只要輸，不要贏。詐敗他兩陣，我自自有妙用。」又向張翼道：「你可修一封戰書，要說得謙和些為妙。」張翼應道：「這個總在末將。」劉傑聽說要他詐敗，心中喜極，然又恐必至損兵折將，難逃罪責，乃巧言前稟道：「謹遵帥令，自無瑣瀆。但全師而歸，敵人返猜為詐，當奈之何？」張翼道：「汝所慮亦是。可點老弱軍兵及囚牢死犯，任他殺去數百，於我無損也。」童俊大贊：「必竟是制科出身的，有些見識。」

劉傑連夜點兵。黎明，飽餐戰飯，卯刻出城，緩緩前行，早迎著景家軍。兩陣對圓，劉傑令莊毅衍出馬。認旗上寫著：「城守中軍莊金都。」看得分明，料是內應的人，不好勝他，令牙將趙義出馬。戰不三合，莊毅衍敗陣而走；趙義勒馬回陣。

僉都問：「何故不追？」趙義道：「他叫做莊毅衍，武藝勝似小將，是個詐敗無疑。」劉傑見毅衍敗回，無人追趕，乃親自出馬，鞭梢指著大罵：「汝等遊魂草寇，敢來侵犯天朝，我今拿你碎屍萬段。」彭岑大怒，飛馬出戰。不四五合，劉傑敗下去了。彭岑大喝：「逆賊待走那裡去！」看看趕上，毅衍又拍馬挺槍接戰。交手不數合，劉傑陣中鳴金收軍，毅衍如飛奔回。彭岑也勒馬回營，向景僉都道：「賊人武藝平常，並非詐敗。適間不是慶毅衍，末將追上梟其首級矣。」張鵬接口道：「性命保不過來，焉得有詐？看某等立刻擒之。」二將一齊飛馬，衝殺過去。劉傑亟令兩個守備迎敵。只一合，早被彭岑斬為兩段。那一個卻待要走，張鵬大喝一聲，槍起處，正中咽喉，死於馬下。景僉都見斬了二將，把令旗一展，全軍殺入，不分好歹，那些老弱與囚犯，都填了刀頭。劉傑、莊毅衍，引了後隊精兵，雲卷風飛，向城逃去。景家軍大勝，就離城三十里下定寨寨。

當晚高軍師軍馬盡到，已知連日大勝，甚為色喜，向景僉都道：「淮安新舊兩城，東關在於舊城，北關則是新城。今僉都既屯於東，我當列營於北，兩處聯絡以待之。」遂引部下人馬，連夜立寨安營。

淮城探路兵士飛報帥府。童俊同眾將登樓一望，心中大驚，與張翼附耳說道：「我意本欲如此如此，今又添了一路賊人，必須兩處分兵應之。此計還可行否？」張翼道：「妙在被以兩處為聲援，決不提備。我既破其東，則乘勝而北擊，一時皆潰矣。但元帥安營，要在似乎適中，卻要微近東而略遠北。返使賊人若有犄角之勢，以驕其心。我卻只向北路下戰書以怠其氣。則皆人我彀中無疑也。」童使大喜，即於次日，點精兵二萬五千，大將三員，分作中、左、右，從北關而出，繞至近東。一面伐木安營，卻遣使向高軍師營下戰書。

初燕兵出北關時，咸寧在將台遙望，只道是來廝殺，諸將佐皆披掛以待。見他折而向東，還道是取的孤虛王相，要與景家軍交戰。忽報有人來下戰書，高軍師即令放進，待以酒肉，拆書視之，大意說：堂堂正正之師，先禮後兵，營壘定而後可以旗鼓相當，幸勿倉卒侵迫。語句都帶著謙虛之意。高軍師道：「此賊計也。指東而擊西，欲劫僉都寨矣。」隨批：「既請安營，第三日交戰。」打發燕使去後，即作一密札，令綽燕兒送與景僉都，防其劫寨，並備言已定下破敵之策，如此這般行事。

隨向後營中取出各種的法物來。你道怎麼東西？說也奇怪，卻是紅朱、黑墨、藍靛、石綠、胭脂、鉛粉、藤黃種種顏色；又有皮甲百副，皆做成柳葉雁翎，&~KHILR:猊虬螭形象，以金銀箔黏得燦爛輝煌，宛然是金銀甲冑一般，又有雜彩布絹數百疋，都畫的奇形怪狀鳥獸龍蛇之屬，顏色相間，也忒然與活的一樣。然後於各營內，選擇身長力大，面目醜怪健卒八百名，令畫工在每人臉上，畫出神鬼的法相來。好怕人也：

或青面獠牙，蓬頭赤髮；或鐵額銅睛，紅鬚綠頰；或紺髮粉臉，血口朱眉；或鐵面鋼鬚，劍眉火眼；或藍腮紅鬚，揭鼻掀唇；或金臉藍眉，短髯禿頂；或黃眉紫面，粉眶朱目；或黃顴赤鼻，倒鬚卷鬚；或額勒金箍，披的幾縷長絲；或耳墜銀環，挽著三丫短角。

塗抹已畢，一分令穿皮甲，用的是十八般兵器；二分令將所畫布絹，紮縛身軀，用的是鳥槍、火銃、弓弩等件。真個是：

元武威風，擺列著三十六員神將；修羅兇猛，簇擁的一百八個魔君。若非十殿閻王部下，夜叉羅刹橫行；定是五瘟神聖駕前，兇煞傷神出現。

高軍師隨傳密令：董翥領五百名用火器的假神兵向城南，董韜領三百名假金銀甲冑的神將向城西。各悄悄從東城大寬轉，繞至西、南兩處，揀近城有樹林處理伏。敵人敗向西來，就令兵士或隱或現，耀武揚威，絕不可露出聲息。彼必驚惶而逃。至南方，遠遠就放火器，攔他進城之路，但要疑神疑鬼，嚇令逃遁，總不許追趕。俟賊去遠，回寨繳令。各人銜枚閉口，故違者腰斬。又密諭大將霍離兒，領鐵騎一千六百，探望賊兵去劫景開府時，即便乘虛反劫敵寨。俟其敗回，逆而擊之，沿途追逐。過了神兵埋伏之處，彼決不敢再返。然後回向城南，看城上有自己旗號，入城繳令。名遵令去訖。

卻說景僉都看了高軍師的密札，大怒道：「彼惡敢小覷我哉！」遂傳下密令，前、左、右三營之內，各用前降的屯卒一百名，看守支更；精兵悉在四下埋伏。其中營兵馬，盡退入後營，戎裝披掛，多備火把，靜候夜戰。又令綽燕兒帶領健卒數人，各持火炮，爬到大樹高巔，降望賊寇進寨，即行施放。使城中聞之，庶便齊起內應。

交三更以後，童俊與火耳灰者居中，上官猛在左，高士文在右，各領精卒三千，馬摘鈴，人銜枚，直到景家軍營前。奮勇砍人，總是空寨。亟欲退走，忽聞半天炮響，左右伏兵齊起，喊殺連天。耳邊金鼓大震，劈面又有後營軍馬拔寨湧出，火把通紅，不計其數。大叫「活拿童俊做照天蠟燭」，四面合圍上來。任你六臂三頭，也難逃天羅地網。童俊駭得魂不附體，幸賴三員猛將，拼命殺開條路，擁翼而出。高士文為殿，被截在後，身受重傷而死。

正向舊路奔回，卻有好些敗兵逃來，說營寨已被奪去，守兵都殺散了。上官猛大聲叫喊：「我們還人西關。」隨當先引路，眾軍跟著亂走。時月魄初升，朦朧朧，見樹林內無數奇形惡相的神將，攔住去路。火耳灰者喊道：「這是賊人的妖法，利害得了不得。」遂一徑向南關而走。恰又撞著多少兇神惡煞，夜叉鬼卒，比前更為害怕。劈面的火槍、火箭，從空放來，著人即斃；後面追兵又近，部下各自逃生。只得棄了城池，連夜奔向寶應去了。

霍離兒追了一程，方收兵而回。甫到南關，見城上已豎了濟南旗號，就扣關而進。行不半里，見條小衙內，有一將官，遍身污血，領著數騎突出，形狀惶遽。離兒大喝一聲，當前截定，那將支吾道：「不要動手，我是投降過的了。」離兒虛幌一戟，那將側身便躲，離兒乘勢用戟一逼，墜下馬來；軍士綁縛了。後騎皆棄戈而降。又聞傳說軍師已入帥府，霍離兒便去繳令。

時景僉都亦到，向咸寧道：「某遵鈞札，直到神兵回營之後，殺入西關。今已平定，皆乘軍師之神算也。」咸寧方在謙遜，忽階下有人大哭起來。正是已經破敵，尚未奏凱歌之音，不聞喪師，因何得杞梁之慟？且看下回分解。